

凡是在书本中可以查考到的属于所谓记问之学的知识，先生一向都极少讲到，先生所讲授的乃是他自己以其博学、锐感、深思以及丰富的阅读和创作之经验所体会和掌握到的诗歌中真正的精华妙义之所在，并且更能将之用多种之阐释，作最为细致和最为深入的传达。

——叶嘉莹

顾随诗词讲记

顾随讲 叶嘉莹笔记 顾之京整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顾随 诗词讲记



顾随讲 叶嘉莹 笔记 顾之京 整理

顾随诗词讲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顾随诗词讲记/顾随讲;叶嘉莹笔记,顾之京整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ISBN 7-300-07122-8

I. 顾…

II. ①顾…②叶…③顾

III. 古典诗歌—文学评论—中国

IV. 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5872 号



顾随诗词讲记

顾随 讲

叶嘉莹 笔记

顾之京 整理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82503022

编辑热线:010-82503013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秦皇岛市昌黎文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80 毫米 1/16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16.75 插页 2

印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47 000

定 价 24.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关于本书

叶嘉莹教授是蜚声海内外的学者，顾随先生作为她的授业恩师，对其人生学问的影响自不待说，而听顾随讲课的八本笔记一直被叶氏视为一生治学之圭臬，此次，《顾随诗词讲记》则是根据叶嘉莹先生20世纪40年代的课堂笔记整理而成。顾随先生的女儿之京女士又从新发现的叶氏笔记中整理增补《古诗中的夏天》、《说竹山词》等一万多字篇幅，讲记包括顾随在课堂上泛谈的诗歌妙理，以及诗人诗歌的专论。顾先生对诗歌极其敏锐的感受力与深刻的洞见，纯以感发为主，全任神行，一空依傍，“凡是在书本中可以查考到的属于所谓记问之学的知识，先生一向都极少讲到，先生所讲授的乃是他自己以其博学、锐感、深思以及丰富的阅读和创作之经验所体会和掌握到的诗歌中真正的精华妙义之所在，并且更能将之用多种之譬解，作最为细致和最为深入的传达。”（叶嘉莹）。

顾随 (1897—1960)，字羨季，别号苦水，晚号驼庵，河北清河县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终生执教并从事于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先后在河北女师范学院、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中法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北大学等校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四十年来桃李满天下，很多弟子早已是享誉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叶嘉莹、周汝昌、史树青、郭预衡、颜一烟等便是其中突出的代表。有《稼轩词说》、《东坡词说》、《元明残剧八种》、《揣觚录》、《佛典翻译文学》等多种学术著作行世，并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出版《顾随文集》、《顾随：诗文丛论》、《顾随说禅》等。

叶嘉莹，号迦陵，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曾任台湾大学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并受聘于国内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名誉研究员。1969年移居加拿大温哥华，任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她是加拿大皇家学会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士。2003年在南开大学长期定居，从事古典文化研究与传播。著有《迦陵论词丛稿》、《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中国词学的现代观》、《清词名家论集》、《迦陵文集》（十册）等。



Long Long Book House

网址: www.longlongbook.com

发行热线: 010-8250 3022

策 划 / 颜 桥

责任编辑 / 袁筱芬

封面设计 / 海云书装

版式设计 / 孟庆磊

我之所以在半生流离辗转的生活中，一直把我当年听先生讲课时的笔记始终随身携带，惟恐或失的缘故，就因为我深知先生所传述的精华妙义，是我在其他书本中所绝然无法获得的一种无价之宝。古人有言“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先生所予人的乃是心灵的启迪与人格的提升。

——叶嘉莹(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 南开大学教授)

纪念我的老师清河顾随羨季先生 ——谈羨季先生对古典诗歌之教学

顾师羨季先生本名顾宝随，河北省清河县人，生于一八九七年二月十三日（即农历丁酉年正月十二日），父金墀公为前清秀才，课子甚严。先生幼承庭训，自童年即诵习唐人绝句以代儿歌，五岁入家塾，金墀公自为塾师，每日为先生及塾中诸儿讲授四书、五经、唐宋八家文、唐宋诗及先秦诸子中之寓言故事。一九〇七年先生十一岁始入清河县城之高等小学堂，三年后考入广平村（即永年县）之中学堂，一九一五年先生十八岁时至天津求学，考入北洋大学，两年后赴北京转入北京大学之英文系，改用顾随为名，取字羨季，盖用《论语·微子》篇中“周有八士”中“季随”之义。又自号为苦水，则取其发音与英文拼音中顾随二字声音之相近也。一九二〇年先生自北大之英文系毕业后，即投身于教育工作。其初在河北及山东各地之中学担任英语及国文等课，未几，应聘赴天津，在河北女师学院任教。其后又转赴北京，曾先后在燕京大学及辅仁大学任教，并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中法大学及中国大学等校兼课。解放后一度担任辅仁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一九五三年转赴天津，在河北大学前身之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于一九六〇年九月六日在天津病逝，享年仅六十四岁。

而已。先生终身尽瘁于教学工作,解放前在各校所曾开设之课程,计有《诗经》、《楚辞》、《昭明文选》、唐宋诗、词选、曲选、《文赋》、《论语》、《中庸》及中国文学批评等多种科目。解放后在天津任教时又曾开有毛主席诗词、中国古典戏曲、中国小说史及佛典翻译文学等课。先生所遗留之著作,就嘉莹今日所搜集保存者言之,计共有词集八种,共收词五百余首,剧集二种,共收杂剧五本,诗集一种,共收古、近体诗八十四首,词说三种(《东坡词说》、《稼轩词说》以及《毛主席诗词笺释》),佛典翻译文学讲义一册,讲演稿二篇,看书札记二篇,未收入剧集之杂剧一种,及其他零散之杂文、讲义、讲稿等多篇。此外尚有短篇小说多篇曾发表于二十年代中期之《浅草》及《沉钟》等刊物中,又有《揣龠录》一种曾连载于《世间解》杂志中,及未经发表刊印之手稿多篇,分别保存于先生之友人及学生手中。

我之从先生受业,盖开始于一九四二年之秋季,当时甫升入辅大中文系二年级,先生来担任唐宋诗一课之教学。先生对于诗歌具有极敏锐之感受与极深刻之理解,更加之先生又兼有中国古典与西方文学两方面之学识及修养,所以先生之讲课往往旁征博引,兴会淋漓,触绪发挥,皆具妙义,可以予听者极深之感受与启迪。我自己虽自幼即在家中诵读古典诗歌,然而从来未曾聆听过像先生这样生动而深入的讲解,因此自上过先生之课以后,恍如一只被困在暗室之内的飞蝇,蓦见门窗之开启,始脱然得睹明朗之天光,辨万物之形态。于是自此以后,凡先生所开授之课程,我都无不一选修,甚至在毕业以后,我已经在中学任教之时,仍经常赶往辅大及中国大学旁听先生之课程。如此直至一九四八年春我离平南下结婚时为止,在此一段时间内,我从先生所获得的启发、勉励和教导是述说不尽的。

先生的才学和兴趣,方面甚广,无论是诗、词、曲、散文、小说、诗歌评论,甚至佛教禅学,先生都曾留下了值得人们重视的著作,足供后人

之研读景仰。但作为一个曾经听过先生讲课有五年以上之久的学生而言,我以为先生平生最大之成就,实在还并不在其各方面之著述,而更在其对古典诗歌之教学讲授。因为先生在其他方面之成就,往往尚有踪迹及规范的限制,而唯有先生之讲课则是纯以感发为主,全任神行,一空依傍。是我平生所接触过的讲授诗歌最能得其神髓,而且也最富于启发性的一位非常难得的好教师。先生之讲课既是重在感发而不重在拘狭死板的解释说明,所以有时在一小时的教学,往往竟然连一句诗也不讲。自表面看来,也许有人会以为先生所讲者都是闲话,然而事实上先生所讲的却原来正是最具启迪性的诗歌中之精论妙义。昔禅宗说法有所谓“不立文字,见性成佛”之言,诗人论诗亦有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之语。先生之说诗,其风格亦颇有类于是。所以凡是在书本中可以查考到的属于所谓记问之学的知识,先生一向都极少讲到,先生所讲授的乃是他自己以其博学、锐感、深思以及丰富的阅读和创作之经验所体会和掌握到的诗歌中真正的精华妙义之所在,并且更能将之用多种之譬解,作最为细致和最为深入的传达。除此以外,先生讲诗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先生常把学文与学道以及作诗与做人相提并论。先生一向都主张修辞当以立诚为本,以为不诚则无物。所以凡是从先生受业的学生往往不仅在学文作诗方面可以得到很大的启发,而且在立身为人方面也可以得到很大的激励。

凡是上过先生课的同学一定都会记得,每次先生上讲台,常是先拈举一个他当时有所感发的话头,然后就此而引申发挥,有时层层深入,可以接连讲授好几小时甚至好几周而不止。举例来说,有一次先生来上课,步上讲台后便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三行字:“自觉,觉人;自利,利他;自渡,渡人。”初看起来,这三句话好像与学诗并无重要之关系,而只是讲为人与学道之方,但先生却由此而引发出了不少论诗的妙义。先生所首先阐明的,就是诗歌之主要作用,是在于使人感动,所

以写诗之人便首先需要有推己及人与推己及物之心。先生以为必先具有民胞物与之同心,然后方能具有多情锐感之诗心。于是先生便又提出说,伟大的诗人必须有将小我化而为大我之精神,而自我扩大之途径或方法则有二端:一则是对广大的人世的关怀,另一则是对大自然的融入。于是先生遂又举引出杜甫《登楼》一诗之“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为前者之代表,陶渊明《饮酒》诗中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后者之代表。而先生由此遂又推论及杜甫与陆游及辛弃疾之比较,以及陶渊明与谢灵运及王维之比较。而由于论及诸诗人之风格意境的差别,遂又论及诗歌中之用字、遣词和造句与传达之效果的种种关系,甚且将中国文学之特色与西洋文学之特色作相互之比较,更由此而论及诗歌中之所谓“锤炼”和“酝酿”的种种功夫,如此可以层层深入地带领同学们对于诗歌中最细微的差别作最深入的探讨,而且绝不凭借或袭取任何人云亦云之既有的成就。先生总是以他自己多年来亲自研读和创作之心得与体验,为同学们委婉深曲地做多方之譬说。昔元遗山《论诗绝句》曾有句云:“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先生在讲课时,其联想及引喻之丰富生动,就也正有类乎是。所以先生之讲课,真可说是飞扬变化,一片神行。先生自己曾经把自己之讲诗比作谈禅,写过两句诗说:“禅机说到无言处,空里游丝百尺长。”这种讲授方法,如果就一般浅识者而言,也许会以为没有世俗常法可以依循,未免难于把握,然而却正是这种深造自得、左右逢源之富于启发性的讲诗的方法,才使得跟随先生学诗的人学到了最可珍贵的评赏诗歌的妙理。而且当学生们学而有得以后,再一回顾先生所讲的话,便会发现先生对于诗歌之评析实在是根源深厚、脉络分明。就仍以前面所举过的三句话头而言,先生从此而发挥引申出来的内容实在相当广泛,其中既有涉及诗歌本质的本体论,也有涉及诗歌创作之方法论,更有涉及诗歌之品评的鉴赏论。因此谈到先生之教学,如

果只如浅见者之以为其无途径可以依循，固然是一种错误，而如果只欣赏其当时讲课之生动活泼之情趣，或者也还不免有买椟还珠之憾。先生所讲的有关诗歌之精微妙理是要既有能入的深心体会，又有能出的通观妙解，才能真正有所证悟的。本书即为笔者当年听讲之笔记，由先生之女顾之京协助整理而成。我自己既自惭愚拙，又加以当年记笔记时之匆迫荒疏，因此现在所写下来的实在仅是极粗浅、极概略的一点介绍而已。

叶嘉莹

（节录自叶嘉莹撰《纪念我的老师清河顾随美季先生》一文）

目 录

纪念我的老师清河顾随羨季先生 叶嘉莹 (1)

——谈羨季先生对古典诗歌之教学

驼庵诗话	(1)
总论之部	(3)
分论之部	(72)
补编	(136)
驼庵说诗	(145)
《诗经》谈片	(147)
太白古体诗散论	(153)
论杜甫七绝	(166)
说长吉诗之怪	(173)
论小李杜	(178)
宋诗略说	(202)
说竹山词	(209)
论王静安	(222)
知·觉·情	(237)
欣赏·纪录·理想	(240)
漫议 S 氏论中国诗	(244)
古代不受禅佛影响的六大诗人	(249)
后记	(254)

驼庵诗话

《驼庵诗话》分“总论之部”、“分论之部”、“补编”三部分。均据叶嘉莹于20世纪40年代听课笔记整理编订。

总论之部

(一)

文学是人生的反映，吾人乃为人生而艺术。若仅为文学而文学，则力量薄弱。

凡艺术作品中皆有作者之生命与精神，否则不能成功。古人创作时将生命精神注入，盖作品即作者之表现。

中国后世少伟大作品便因小我色彩过重，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一个诗人，特别是一个伟大天才的诗人，应有圣佛不度众生誓不成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精神。出发点是小我、小己，而发展到最高便是替各民族全人类说话了。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所说：“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

固然人无自己不能成为生活，但不能只知自己，至少要为大众，为人类，甚至只为一个人也好。

人在恋爱的时候最诗味，从“三百篇”、《离骚》及西洋《圣经·雅歌》、希腊的古诗直到现在，对恋爱还在赞美、实行。何以恋爱在古今中外的诗中占此一大部分？便因恋爱是不自私的，自私的人没有恋爱，有的只是兽性的冲动。何以说恋爱不自私？便因在恋爱时都有为对方牺牲自己的准备。自私的人无论谁死都行，只要我不死。唐明皇在政治上、文学上是天才，但在恋爱上绝非天才，否则不能牺牲贵妃而独生。《长恨歌》、《传》写唐明皇至紧要时期却牺牲了爱人，保全了自己，这是不对的。恋爱是牺牲自己为了保全别人。故恋爱是给予而非取得，是义务不是权利。

恋爱如此，整个人生亦然。要准备为别人牺牲自己，这才是最伟大的诗人。

诗根本不是教训人的，只是在感动人，是“推”是“化”。《花间集》有句：

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顾夔《诉衷情》）

实则“换他心为我心”，“换天下心为我心”始可。人我之间常人只知有我不知有人，物我之间只知有物忘记有我，皆不能“推”。孔子所谓“仁”，即素所谓“推”。道理意思不足以征服人。

一切文学的创作皆是“心的探讨”。吾国多只注意事情的演进而不注意办事之人心的探讨，故没有心的表演。其次，中国文学中缺少“生的色彩”。“生”可分为生命和生活二者。吾国文学缺少活的表现、力的表现。

如何始能有心的探讨、生的色彩？此则需要有“物”的认识。既曰

心的探讨,岂非自心?既曰力的表现,岂非自力?既为自心自力,如何是物?此处最好利用佛家语“即心即物”。自己分析自己探讨自己的心时,则“心”便成为“物”,即今所谓对象。天下没有不知道自己怎样活着而知道别人怎样活着的人。不知自心何以能知人心?能认识自己,才能了解人生。老杜的诗是有我,然不是小我,不专指自己,自我扩大,故谓之大我。

诗之好,在于有力。有力,然,一、不可勉强。勉强便成叫嚣,不勉强即非外来的;二、不计较。不勉强不是没力,不计较不是糊涂。一般人享权利唯恐其不多,尽义务唯恐其不少。所谓不计较不是胡来,只是不计算权利义务。栽树的人不是乘凉的人,但栽树的人不计较这些,是“傻”,但是伟大。有力而不勉强不计较,这样不但是自我扩大,而且是自我消灭。

文人是自我中心,由自我中心至自我扩大至自我消灭,这就是美,这就是诗。否则,但写风花雪月美丽字眼,仍不是诗。

凡诗可以代表一诗人整个人格者,始可称之为代表作。诗所表现是整个人格的活动。

文人,特别是诗人,“自我中心”。人说话总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诗人写诗也有个范围,只是并非别人给他划出。试将其全集所用名词都记下来,夕阳、残阳、斜阳、晚日……可见其不说什么,爱说什么,范围之大小,其中皆不离“我”。黄山谷不好说女性,工部、退之、山谷,一系统;义山、韩偓便不然。义山、韩偓,唐代唯美派诗人,不但写女性写得,即其诗的精神也近女性。杜、韩、黄便适当其反,是男性的。美的花山谷也不以美女比,而比美男子。由此归纳可考察其生活范围,